

舜水遺書

一
函
十二冊

舜水文集卷二十三

明餘姚朱之瑜撰

雜箸一字說

加賀中將菅原綱利字取益說

爲人君者上而天子以至於公侯伯子男無非取諸人以爲國者廟朝宮闕犧牲
粢盛無族言矣卽臺榭觀遊皆取諸人以爲材錦衣玉食皆取諸人以爲養至若
取諸人以爲善則寥寥焉未有幾人何也是故取民之財用民之力逾其制焉遂
貽錙銖泥沙之誚至於善所謂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何莫之取焉昔者舜自
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與人爲善者故曰大舜有大焉然而善
取者取之天善益者益夫天下萬世卽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本取諸益使天下獲
耕稼之利以養萬民則天施地生其益無方矣無方之利誠天下萬物之綱也已
繇是而五教曰術匡直振德皆所以紀焉者也今天下人君之所爲取諸其民者
皆損也非益也取人之財益在帑藏取人之善以爲益在一身一國若夫取天之

道地之利則益在萬世民惟恐其取之不多也字之曰取益亦以道之至大者廣之爾

源光國字子龍說

龍也者天之吏也天穆清於上無聲無臭不能澤敷於下土方不得不寄之內外大小百職事以布天之令如陰陽寒暑時制氣候風雨露雷霜雪霧霞各効其用以奏其功彗彗薄蝕狂飈震霆恒雨恒暘流金鑠石亦各因其類以著其罰而後成一太和之宇宙是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潤澤萬物者視伯子男是皆龍之靈爲之也然則龍固託處於巖谷絕澗水之淵泉而雲氣生焉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龍之爲靈固昭昭也有如天台雁宕則有大龍湫小龍湫河之南則有菊潭焉周環一二十里潭水如碧間有葉飄墜其中羣鳥應時銜去澄泓萬頃一望無塵是固龍之都也瑜弱冠時瞻仰中嶽歷少室其上

有龍池焉方數武耳非池也名之爲池蓋之以甃居恒不蓄水其中有穴如井寺僧不屐而汲龍興則水溢而爲池井則龍以爲宮焉井泉清冽甘美大澗固不增

也亢旱亦不減自古及今無有敢測其深廣者中居老龍一率其小龍五各如其方色皆子龍也春夏之交遊人好事者賣香楮拜懇則井中有氣升騰如縷帶然稍上漸張如簷其末益大有一龍遊於雲霧之中長僅尺餘蜿蜒飄忽但見其形似而已不可迫而見也少選仍歸井中煙氣散池水涸凡出皆小龍也老龍則深居而簡出先是有洛丞龍同知者聞之亦焚香虔禱五小龍皆已迭見乃欲求老龍一觀龍遂爲之伸一足勢如攫拏又懇神龍爲之見其尾其長數仞神光璀璨已非池中物矣而洛丞必欲見其全叩拜不已老龍羞然而升井中水一時溢湧崩轟噴射懷山襄陵山之下數里而遙不雨而水深三尺禾苗盡偃人畜奔狂洛丞亦遂驚殞至今爲構一小祠肖其像於池側亦所以昭戒也後月餘瑜燕於高文襄中玄公所日甫昃忽爾晝晦其僕報曰西南隅望樓黑雲密罩咫尺不辨物色又一小童曰雲中都是火光直透或詫曰此事大奇座無他賓瑜請撤席主人曰無害此樓四面皆磚石無可焚灼頃之烈風驟雨燿燿震電復報曰有一龍自牖中出騰雲而起此時僮僕驚怖奔走倉皇未知其爲應龍虬龍也命一僕登樓

審視久之復云樓門封鎖嚴密樓之上下空洞無一物樓北二牖一牖平昔不扇不閉凝塵厚寸許毫無蹤跡無可見也雨霽時已下晴瑜卽告歸次日相府遣一紀綱來白曰昨日之龍起自牖間窗外僅損一甃遽使人去不諗其詳又三四日後燕前所大兄錦衣君曰前日龍之出處無可搜求物物皆如故視畢諸弟悉已下樓我獨凭牖遠眺顧見窻口一磚漸昂半掀之則已損龍正蟄於其中取而視之磚之下有形泥之中有象宛然一模範也徑三四寸蟠旋約可尺許此又其最奇者也因歎曰龍之神乃至於此乎是猶所謂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也夫膏澤布瀼資生萬物者本乎仁奉天之令致天之討者行乎義龍以仁義爲德龍之所以爲靈也龍以風雨雷電煙雲霧霧變化無方者著其靈人君以爵賞刑威生殺予奪榮辱不測者神其用一也昔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御曰君何爲式文侯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曰然然非有土之君也奚爲式文侯曰吾聞段干木不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國段干木光乎仁寡人富乎財段干木富乎義吾聞地不敵仁富不敵義寡人安敢不式古之明君尊德樂道之如是是以得賢

而爲之輔則雲之從乎龍也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仁也
又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義也然則龍非仁義無以爲靈人
君非仁義無以爲國昔者趙簡主是已變激事之六年給使又甚材也一旦悉明
其罪而明法飭法得仁君之大道焉義也楊因事君五去下士差興爲伍今按差與疑當
作著與 一旦舉以爲相而不疑有知人之濬哲焉仁也仁義兼施賞罰罪允國以大
治於是南威齊楚西抗強秦赫奕乎具有光也是故進賢也則曰帝以不蔽討罪
也則曰恭行天罰其心兢兢焉有賢不敢棄有罪不敢赦毫不敢以私意行乎其
間猶之乎龍之爲天吏云

源綱條字九成說

世子閣下會當冠冢之吉之瑜承乏奉櫛之賓醺醺既將散名伊始大名綱條
謹字之曰九成順成德也親賢樂善保大定功好問好察繼志述事以祈黃耆
無疆受天之慶

虞書稱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豈非以聲音節奏悠揚容與笙鏞搏拊歡欣和樂翕

純嘏繹纍纍焉如貫珠從律成文井井然以立辨是故耳目聰明心氣和平唱歎
濁清代相爲經故能致靈鳥來儀蠢茲率舞豈非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溥博
廣厚高朗代明錯行震動嘯煦潤澤始條理爲知終條理爲聖合九成而爲一大
成軼咸章駕濩武是故千六百年之後猶能使聖人心聆神往經時之久猶忘食
味不能以言語形容徒曰盡美盡善而已后夔之技爲樂乃至於斯乎是皆其條
目也必有爲之綱者焉大舜以大孝之德側陋外聞登庸熙載則克盡其爲臣重
華受終則克盡其爲君六府脩三事治九功叙九叙歌是以維德動天無遠弗届
是以好生從欲洽於民心能使天下後世觀者聽者莫不欣欣而興起焉豈非至
誠之感神乎是故延陵季子喟然而歎曰觀止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非然者后
夔雖聖於樂乎豈能釋其回而增治定功成之美哉然舜之德何以遂至於斯極
也譬之臺然九成之臺亦天下之大觀也矣是果不日而成之一蹴而可至乎其
始基之也嘗覆一簣矣因乎丘陵進進不已是猶積德累仁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以至於斯也專其心致其志非類之徒無稽之言勿使得撓其慮逸欲之端不急

之務勿使得紛其心業積而不渝功高而愈奮有爲者若是故能迴出雲表俯瞰萬物之如斯也若夫爲山未成功虧一簣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徒使有識者愛莫助之咨嗟歎息而無已豈能爲法於天下至於斯極乎事誠在吾是以君子必要其成也

赤林重政字尊五說

聖人諄諄焉重德不重政者蓋見當時徒文具大失先王立法之意故爲此補偏救敝之論後儒隅見曲說遂謂煦嫗足以治天下而政教可廢不惟不達聖人之旨相率而禍天下者必此人也孔子歎美子產以爲古之遺愛然亦謂爲衆人之母能食而不能教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可知也獨不聞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乎獨不聞徒善不足以爲政乎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乎獨不聞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乎獨不聞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乎獨不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乎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總之蘊之於躬則爲德設施於事則爲政無仁德以爲之本則爲徒法無政治張弛以紀綱

之則爲徒善二者相須而行不可偏廢者也夫爲政至於居所星共則時雍風動篤恭而天下平矣其盡善盡美孰大於是是故惠焉而不費欲焉而不貪勞焉而不怨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是五者非甚盛德曷足臻此而謂所重在於政乎吾故字之曰尊五蓋進吾子於德也吾見今日之訛不特此而已也非禮而謂之禮非義而謂之義買其櫝而還其珠賢者爲而不肖者議可勝歎哉

赤林氏名重政而問字於余余旣字之矣又爲之說焉蓋以吾子質性淳良行將有政事之任恐未聞君子之大道而水以濟水余故詳論之以廣其意云爾

奧村浚明名德輝說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今原於尊翁之名以生足下之名以著禮之効也禮曰禮也者動於外者也又曰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足下顧名而思義則自處必審矣是以名曰德輝

清原季敬名務本說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事之本也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守之本也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然則敬身敬之本也君子從事於本敬功要而行立操約而用宏從事於末則雜施而無緒勤苦而難成故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清其原務其本其德有不成者乎從事者務之也清其原者知也務其本者行也如是則萬事萬物均於此橐籥焉可不知所務乎事親守身敬身之統於一敬亦猶知仁勇之歸於一誠也

野村重直字遂初說

人之初生無有不直者孩提啼笑愛親愛兄莫非天性葆而弗失繇此而大人不異矣奈何知識漸開詐僞緣起習染日深真淳日斲赤子之心盡爲外物所鑠誠能幡然改悔自遂其初則其直如矢者反身而具足矣靖節蓄琴無絃曰但得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蓋研磨得趣則腹中之徽軫自調擲地卽作金聲矣孔子所謂無聲之樂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原慶順名善長說

吾子姓原字慶順今欲於姓與字之間而爲之名原者高平也諺曰根原曰本原蓋原者乃根極之處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元與原義理相通善長者仁也孝弟也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宜名曰善長仍其舊字曰慶順

下川三省字宗魯說

銛利輕浮均非載道之器捷給儇巧必無成德之人孔門獨得其宗乃屬曾氏之魯而穎悟者不與焉至於亟稱顏淵不過曰如愚不愚而已故字之曰宗魯吾誠有大望於爾也

夢梅字說

余門人下川三省彌月之時其先慈夢梅而生夫梅者百花之魁而其實濟鼎鼐之用而且骨幹凌霜清韻開泰其非凡卉可知矣子果能明發不寐念昔先人則貞下起元必有資於世用若徒隨風開落已爾則與凡葩委地矣棘心之吹不大負乎母氏勞苦哉

下川生感母氏之先兆欲以夢梅名其齋意存乎觀感矣吾思人不以夢靈夢乃以人靈耳昔嶺南柳氏子名夢梅有不在梅邊在柳邊之句亦以誌感也其後文名甲天下科名魁多士爲宋南渡偉人是豈區區以夢靈者乎

五十川剛伯字濟之說

禮二十而冠冠而後字之尊其名也子今年二十合於當字之禮且初學於我而屢以爲請子姓源氏五十川發而爲源流而爲川皆至柔也傳曰水至弱民狎而玩之名爲剛伯伯者長也是剛之最者也二者固宜有以調劑之矣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易曰水火相爲用既濟剛柔正而位當也故字之曰濟之濟者水火之德也而濟之者則人士之力也書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茲以令月吉日字爾以德爾尙棄爾幼志以順聖賢之則夫勵志不撓者剛也自強不息者誠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者柔也則亦進於正直而平康矣彼外爲陵厲之氣而內實荏苒者倒行而施逆者也煦煦嫗嫗一於巽軟者乏陽明之德者也三者於何取法而倣之哉

今井可汲名弘潤說

語曰河潤九里是河以長源以浸其潤之弘也宜矣今井木上有水津潤上行陽剛中正及物爲功君子以勞民勸相故曰潤其出也有源而不竭井養而不窮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不弘而能如是哉是所謂有孚元吉也故名之曰弘潤

守元字說

元者於天之道爲陽爲子於人之德爲仁分爲君而形體爲首書曰元首明哉傳曰元者善之長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先賢曰冬至子半一陽初復又曰貞下起元是故元者天地之心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守其元者也生知安行者也然天下生知安行者希世而一人焉其餘皆學知利行者也又其次則困知勉行者也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故曰復也學者誠能復其初則貞之下可以元而明德可以明其與生知安行者有異乎儻復而仍與之剝明而仍與之蔽此其際亦危矣哉守之乎

藤浩之字伯養說

峭城守朝散大夫藤公名浩以居於櫻岡也別號櫻岡名浩之字曰伯養因請余爲之記余乃先爲之說而可乎蓋古之名賢其名其字類皆有說焉如軾之與轍戒也六一之與樂天志也茲之所爲養者志乎余請得臆度而推原之修而致養者熊經鳥伸納新吐故養生家之所爲也非此之謂也進而有涵養之功矣涵泳舒徐不隨不激含章藏垢不惠不夷自好之士所能也非此之謂也又進而有保養之道矣節飲食嗇嗜欲喜怒不擾其心好惡咸付諸物君子之有德者也非止於如是而已也又進而有存養之道矣生而有本晬盎喻於四體直而無害剛大寒乎兩間儒者之獨善者也夫養至於氣養斯大矣心旣存而性斯養集其義而志已持顧不大與然君子之一身上以承天之明命下以作民之父母是故以一人勞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獨行其道非平治之規也澤不下究非容民蓄衆之理也故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然百姓顛連無告而吾之耳目有限晚世理弊多端而吾之智慮難周勢不得不藉賢人君子相助爲理已賢人之處心也公而持身也廉公則生明廉則生威明以燭閭閻之隱威以銷奸究之萌如是則賢人之

耳目皆吾之聰明賢人之智慮成吾人之睿聖則已登斯民於衽席而保之如赤子矣養賢以及萬民古之人豈欺我哉然賢人明哲知幾而不撓不屈不可以好爵縻而飲食豢也交之不以誠而接之不以禮則不可得而用也故交以道接以禮者所以養賢之道也公其豫所以養之之道哉需其用而將伯以助予無及矣然余知公之能養也余以管窺之僅得一斑而已知全豹矣余門弟子下川三省寒畯之子僅能隨俗咕囁數卷爾非有頭角之崢嶸也公慕悅聖人之道特拔此子而令從學於余可謂證明選公矣非徒給之筆札助其攻苦而已凡飲食凡衣被凡居處使令諸凡所須之物無一不出於公之藏府世有養之如是者乎此子方穉弱未知其爲干霄之豫章叢生之棘心也而凱風之長養迺如是其至耶夫凱風者夏也夏者大也公惟不得賢人而與之則已既得賢人而與之有不盡所以養之之道哉周公曰好士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而後知是非之所在故能生吾心以定天下愼毋以魯驕士哉夫以周公之明聖必好士而後知是非之所在今也爲民父母者當審其養之之道矣愼毋養其楓棘而舍其梧檟也愼毋

養小以失大也

舜水文集卷二十三終